

我们的节日清明节



“落尽海棠飞尽絮，困人天气日初长。”清明前后是春光最堪留恋的时间。春色清明，春意透亮，春风温婉，清明是最有颜色、最令人欣悦的时令和节日。上坟扫墓、春游踏青、分火插柳、放风筝、荡秋千、玩蹴鞠……且看宋人怎样过清明节。

三月节，正是踏春好时节

清明也被宋人称作三月节。仲春时节，花明柳媚，社燕归来，乡村春社正盛，都城人也纷纷外出踏青。当时汴京城外的园林极多，州南有玉津园、玉仙观、一丈佛园子、王太尉园、孟景初园；州东宋门外有快活林、勃胝阪、独乐园、观台、蜘蛛楼、曹、宋门之间有东御苑、乾明崇夏尼寺；州北有李尉马园；州西北有鹿人园、创台、流杯亭榭；州西新郑门外有亭榭曲池、秋千画舫，游客可以租小舟帐设游赏；其他处还有祥祺观、集贤楼、莲花楼、下松园、王太宰园、杏花冈……

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，全城人出城探春，俨然一场盛大的嘉年华。禁卫军也来凑热闹，他们旌旄鲜明，军容雄壮，人马精锐，鼓乐喧天，谓之“捧脚”。“次第春容满野，暖律暄晴，万花争出，粉墙细柳，斜笼绮陌，香轮暖轳，芳草如茵，骏马骄嘶，杏花如绣，莹啼芳树，燕舞晴空，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，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，举目则秋千巧笑，触处则蹴鞠狂。寻芳选胜，花架时坠，金樽折翠簪红，蜂蝶暗随归骑。”(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)芳树之下，园林之间，田野成为一个巨大的游乐场。大家开怀畅饮，互相劝酬，歌舞之声，充斥园亭。

青青麦苗地里歌鼓惊天，许多道人在兜售符水，引来路人无数，苏轼兄弟俩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。夕阳西下，数不清的红男绿女汇成归城大军，他们携着枣糕(燕子形面食)、炊饼、鸭蛋鸡雏、名花异果、泥娃娃、面具等城外土产，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。王安石全家也在其中，他瞥见几个醉卧青草的酒鬼，怀里还抱着大酒瓶，憨态可掬……

富贵之家自然有自己的专属园林。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。日长飞絮轻。”(《破阵子》)这句词必定写于一座幽静、华丽、雅致的园林里，也契合晏殊太平宰相的身份，他的诗词总散着一股富贵淡定。

荡秋千是清明的保留节目。“秋千院落落溶溶，柳絮池塘淡欲飞。”“寒食近，蹴鞠秋千，又是无限游人。”“黄昏疏雨湿秋千。”在没有摩天轮的时代，这秋千上系着多少清雅的期盼，撒着多少青春的笑语。

都城的快乐也感染着百里外的颍州。仁宗皇祐元年(1049年)第一次知颍州时，欧阳修就喜欢上这里的民风淳朴、物产丰美、水甘气和，他与好友梅尧臣相约买田于此。他退休后如愿归居颍州，《采桑子》里记载着他晚年的幸福。“清明已上西湖好，满目繁华。争道谁家。绿柳朱轮走细车。游人日暮相将去，醒醉喧哗。路转堤斜。直到城头总是花。”

在相当长的历史里，寒食节的存在感远高于清明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提到清明，这绝对是流传范围最广的诗句。这句诗带着浓浓的悲伤底色，而这悲伤其实应该属于寒食节。

寒食、清明，按照各自的轨迹长期滋润着中国文化的沃土。旧时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即为寒食节，然后是小寒食、清明。在相当长的历史里，寒食节的存在感远高于清明。宋时寒食、冬至、元旦为“三大节”，祠部颁布的一年共76天的公休假中，元旦、寒食、冬至各占七天。因为寒食、清明紧挨，宋代“假日办”也将两节并在一起调休。时间一久，寒食、清明习俗其实涵盖了彼此。

既然称作寒食，自然有寒食禁火的风俗。北宋时，寒食前禁火七日，南宋改为三日。如果违反禁令，后果很严重：会有风雷之变。执法自然也很严格：有专人拿着鸡翎去各家灶台里查灶灰，鸡翎稍焦卷就罚香纸钱。不能吃冷食的老弱病残者必须去介公庙算卦，卦吉才能得到火种。

这没有火的日子很难挨，“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兴味萧然似野僧。昨日邻家乞新火，晓窗分与读书灯。”(王禹偁《清明》)这也衍生出江南地区食青团饭之俗。“杨柳叶、细长青，临水生者无茂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，色青而有光，食之资阳气，谓之杨柳饭，道家谓之青精干石饭。”(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)其实就是在糯米中加入雀麦草汁，蒸熟后色泽翠绿可爱，绿色又环保。

既然两节合并，原本属于寒食的祭扫活动也被清明融入。按照汴京习俗，新坟必须在清明当日拜扫，当日皇家也派遣宗室去郑西诸陵、奉先寺道观院诸官人坟处祭扫。数十万人都在一天内出郊，汴京城门一定堵塞得很，纸马铺生意也兴隆得很，全城白茫茫一片，处处都是白纸折叠的楼阁祭品。

“春阴天气草如烟，时有飞花舞道边。院落日长人寂寂，池塘风满鸟翩翩。故园回首三千里，新火伤心六七年。青盖彩巾无复禁，可能乘兴酒家眠。”王安石这首诗写于嘉祐二年(1057年)清明。当年春天，他总算如愿以偿，准备出京知常州。已经六七年没去金陵祭扫老父、老哥的坟茔，他真是归心似箭。这一年也是苏轼兄弟、曾巩、曾布、吕惠卿、程颢、王韶的幸运年，在初春的会试中他们都成功上岸，荣登“千年第一龙虎榜”。在这些年轻人眼里，当年清明的天空一定分外明丽清澈。

寒食禁火，清明取火，俗称“改火”。依照惯例，皇帝会命内官于殿前钻榆木或柳木取火，并于清明日将新火种分赐王公贵族、元勋重臣。这一习俗传承至两宋，欧阳修有《清明赐新火》，“鱼钥侵晨放九门，天街一骑走红尘。桐花应候催佳节，榆火推

恩添侍臣。”赐火与被赐火，都是神圣与光荣的象征。熙宁九年(1076年)清明，在密州做知州的苏轼登上超然台，享受分发新火的荣光，“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”世事无常，几年后贬谪黄州的他以罪臣身份受徐太守分新火，感激中不乏窘迫，“起携蜡炬绕空楼，欲事烹煎无一可。”(《徐使君分新火》)从前瓦缶虽旧，好夕里面有鱼。今日空有火种，却无鱼可烹！

他们的清明是凄凉和苦愁，是回不去的当年

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。惆怅东栏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。

豁达开朗的东坡一定深深怀念家乡的风俗。在川西，成都人出游开始于正月初二，结束于四月十九，要得那才叫个嗨。无独有偶，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怀念壮年时蜀中生活，“每忆嘉陵江上路，插花藉草醉清明。”川西天彭县号称“小西京”，当地人喜爱养花，颇具京洛遗风。淳熙丁酉清明，成都太守着人从天彭县买来数百朵直径过尺的大花，运到成都时露水还未干。一场赏花盛宴立马开启，帘幕迎风，歌吹动人，狂欢至夜，这场面煞煞多少读者！

可惜，快乐可以共享，痛苦只能独自咀嚼。崇宁三年(1104年)清明，黄庭坚看到的是凄凉和苦愁，“佳节清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冢自生愁。”春风桃李总短笛，江湖夜雨却常态，穷乡僻壤的宜州终究是他生命的归宿。

更剧烈的痛苦来自国家的衰亡。天崩地裂的靖康国

变后，原本祥和清丽的清明画风骤变，变得暗淡、清冷起来。“正当离乱世，莫说艳阳天。地冷易寒食，烽多难禁烟。”陈与义曾写诗记录宣和四年(1122年)清明，“街头女儿双髻鸦，随蜂趁蝶学妖邪。东风也作清明节，开遍来离一树花。”岁月何其静好。靖康后，他流落湖南，颠沛流离，愁苦满肚，仿佛踩着偶像杜甫的足迹。晚年流落长沙的杜少陵于小寒食留下名句，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雾中看。”陈与义对此一定感同身受。

同病相怜的还有朱敦儒。“雨湿清明香火残，碧溪桥外燕泥寒。日长独自倚阑干。脱箨(tu)修篁初散绿，褪花新杏未成酸。江南春好与谁看。”(《浣溪沙》)清明依旧多雨，景物不免清冷，更清冷的还有他的寂寥心情。当年有多么快意，而今就有多么失落。头上簪花的还有李清照，面对着陌生的江南清明，感慨世事无常，“醉里插花花莫笑。可怜人似春将老。”

临安清明是汴京清明的番外篇

临安清明类似汴京清明的番外篇。只是皇家祭扫对象改为绍兴攒官，秋千在南方扩容至水秋千，即在秋千架上翻筋斗跳水。清明的仪式感更强，以钻木取火为例，最先取火的小内侍获赠金碗、绢三匹，奖品不是一般的丰厚。这临安城外山水更多，因此交通堵塞的问题应该更加严重。

令人头疼的还有柳枝。“柳叶清明，燕帘寒食”是两宋清明的风俗。柳叶是指插柳条的门户，燕帘则是一种用枣做辅料，做成燕形的面食。“清明不戴柳，来生变黄狗”。这话咒得大家都折柳枝插在头上，以致苏堤上的柳

枝都被人扫清，新柳枝竟然成了稀缺品。“莫把青青都折尽，明朝更有出城人。”

与汴京清明类似，临安也有三月春闹。军人们鸣锣击鼓，试炮放烟、飞龙斫柳、走马舞刀、试弩射弓、打球走马，好不热闹。与汴京清明不同，临安清明又多了两个节目：出官试和请库迎亲。前者指的是首次任实职的人要参加的资格考试，后者指临安府各酒库前往州府教场开沽呈样。

各项活动扎堆，临安清明的热度又上了一个数量级。手执黄旗报榜的“喜虫儿”正穿越城内巷陌，上出道贺；西湖边上，考公上岸的幸运儿们在开同年宴；大街上，各酒库花车游行的阵仗浩大；开路的是大长竹上挂着的三丈余“布牌”，类似巨大广告牌，三五人合力才能举起。后面紧跟着鼓乐队、酒担队、社火队、女童子队，最吸引眼球的是精心装扮的官私青楼女子们。她们头戴珠翠玉冠，身着销金衫裙，骑银鞍宝马，手擎花篮花鼓，龙阮琴瑟。酒库队伍鼓乐喧天，沿途还免费发放洒水点心，自然吸粉无数。

踏青游玩的临安人打一个词，“修摩”！“宴于郊者，则就名园芳圃，奇花异木之处；宴于湖者，则彩舟画舫，款款撑篙，随处行乐。此日又有龙舟可观，都人不论贫富，倾城而出，笙歌鼎沸，鼓吹喧天。”(周密《武林旧事》)日暮时分，红霞映水，月挂柳梢，歌韵清圆，乐声嘹亮。男跨雕鞍，女乘花轿，依次入城，身后的童仆挑着木鱼、龙船、花篮、闹竿等礼物，用以赠送亲朋邻里。

《武林旧事》还收录了临安清明游玩攻略，详细记载了网红打卡点：在苍寒堂西赏绯碧桃，满霜亭北赏棗棠，碧霄观赏新笋，斗春堂赏牡丹、芍药，宜雨亭赏干叶海棠，艳香院赏林檎花，花苑玩秋千，芳草亭草草，赢斋胜处观山……

“清明后，上巳前，千红百紫争妖妍，冬冬鼓鞀鞠场边，秋千一蹴如登仙。人生得意须年少。白发龙钟空自笑。”这是陆放翁笔下的都城清明，且喧嚣且明媚。

老年的陆放翁其实不喜欢这种喧嚣。和凤薄霏里，于衙门茅舍，看梨开杏残；仗策穿林，喜数新笋，素屏围枕，闲听鸣蛙；微雨霏霏，听野寺吹螺作春会；或招客看山，共上渔船，听十里笙歌，看平沙争渡……这才是属于他的清明。这种自然疏朗的画风与其老友杨万里完美契合。“莫笑孤村小市头，花边人出浦边游。绿杨拂水双浮鸭，碧草粘天一落鸥。”(《清明日午憩黄池镇》)

清明的轱辘上绕，平原丹青，花飞蝶乱，桑嫩蚕生，陆游的另外两位好友——辛弃疾和韩元吉正谈诗饮酒，不改豪迈本色。“今宵成独醉，却笑众人醒。”

清明习俗流传千年

寒食、清明习俗合二为一后，祭扫与游玩并行，清明节不免给人一种撕裂感。

这是一支浩浩荡荡、悲悲戚戚的野祭队伍，许仙和白娘子也在其中。他们身着新的素色鞋袜衣裙，提携儿女，带着纸马、蜡炬、经幡、钱袋等，行走在西湖南北两山之间。他们先去保俶塔烧纸、祭拜忏悔，再在佛殿上看众僧念经，最后用斋饭，神态庄重。回到西冷桥边的他们化身作游客，随着同样浩浩荡荡的踏青大军，过孤山路、四圣观，看林和靖坟，到六一泉闲坐，寻芳讨胜，极意纵游。

清明前后，处处桃李花香，浅白深红，莺燕燕狂，只是姹紫嫣红开遍，一时尽付与断壁残垣。花开花谢不免给人伤逝之感，豪放如稼轩也徒呼奈何。“算年年、落尽刺桐花，寒无力。”

看那绵绵的春雨，打落清丽多情的梨花。每念至此，每一个情种都为之黯然神伤。落花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永别的情人？稼轩的忘年交姜白石，曾在黎明时分，匹马独行于合肥的萧条巷陌，身后是他依依难舍的女子。“空城晓角，吹入垂杨陌。马上单衣寒恻恻。看尽鹅黄嫩绿，都是江南旧相识。正岑岑，明朝又寒食。强携酒、小桥宅。怕梨花落尽成秋色。燕燕飞来，问春何在？唯有池塘自碧。”(《忆黄州》)

这雨也淋在白石友人吴文英的心头。“听风听雨过清明，愁草寒花。楼前绿暗分携路，一丝柳、一寸柔情。料峭春寒中酒，交加晓梦啼莺。西园日日扫林亭，依旧赏新晴。黄蜂频扑秋香，有当时、纤手香凝。惆怅双鸳不到，幽阶一夜苍生。”(《风入松》)乘马春游的他曾于杭州西陵路邂逅某贵族歌姬，两人一见钟情。他们春江同宿，共游南屏，这段见不得光的恋情最终以悲剧收场，六桥依旧，斯人永逝，清明时的西湖从此成为他刻骨铭心的伤痕。这种深深的无奈、淡淡的怅然，何尝不是南宋春年的真实写照？

“细车骏马锦相连，香尘逐管弦。瞥然飞过水秋千。清明寒食天。”这是宋亡后元人都城的清明盛况。新王朝虽然废除了寒食禁火之俗，但是清明那天，游人依旧熙熙攘攘，歌吹不绝，酷似旧朝京洛往事。祭祖、插柳、踏青、荡秋千等风俗，如深深隐藏在民族血脉深处的基因，赓续不已。

甘棠散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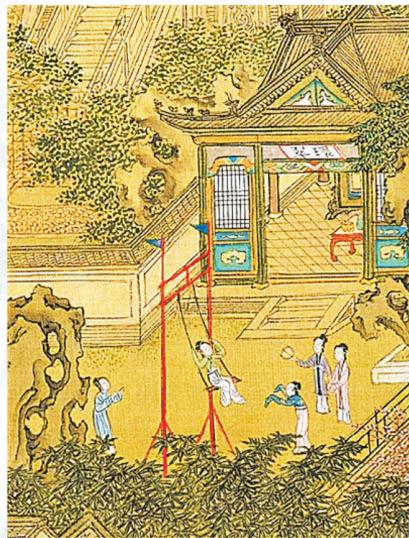
人生看得几清明



插柳是清明节的重要习俗之一，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多重象征意义。



踏青



▲《清明上河图》(仇英版,局部)

▲中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俗。